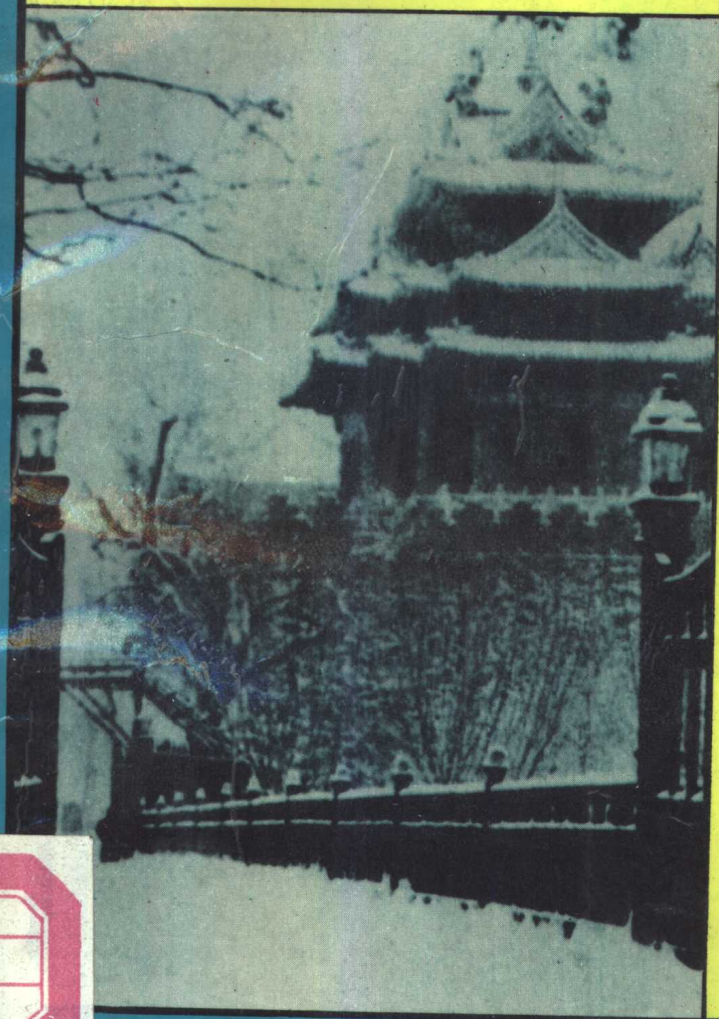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选刊

反啼笑因缘

徐哲身 著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读者中不胫而走的时候，鸳鸯蝴蝶派素负盛名的“多面手”徐哲身在不变更原作人物的前提下，反其意而成此书。作者以生花妙笔，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抛开原作的故事情节，另以樊家树与关秀姑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敷演了风格不同、详略互异的另一幕社会悲喜剧。除樊、关之外，还塑造了顾眉香、沈凤喜、樊绮华、陶伯和、陈更生等众多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社会风貌。



民国通俗小说选刊

反啼笑因缘

徐哲身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

反啼笑因缘

徐哲身 著

徐枕亚 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875 字数 287,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1001—18,000

ISBN 7-80519-150-6/I·45

责任编辑：吴伟斌 定价：4.90元

(遇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通俗小说中的“续作”和“反案”热

范伯群

中国明清小说史中有个“习惯性动作”：当某部小说脍炙人口、不胫而走时，往往有他人的“续作”和“翻案”小说的出现。这一传统也延伸到了民国通俗小说的领域之内。我们选印的《新秋海棠》、《续啼笑因缘》和《啼笑鸳鸯》（亦名《反啼笑因缘》）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三种。

（一）

周瘦鹃是一位颇享盛名的前辈作家、翻译家和编辑家。

大多数通俗小说家动辄以数十万、上百万字的长篇章回小说殒世，似乎非长篇不足以显示其故事曲折、情节见胜的“技能”。但周瘦鹃却是一位以哀情短篇著称的作家，中长篇作品是他笔下罕见的稀有品种。那么，这一位“哀情短篇巨子”，怎么会改弦易辙，写起秋海棠起死回生的大团圆剧来？乍看似乎不可想象，其实是毫不为奇的。下面就曲折道出这个中缘由。

也许是作家早年失恋的心灵创伤永难痊愈吧？周瘦鹃几乎是无休止地叙述着一个个爱的悲剧的故事。有人甚至称他的小说为“眼泪文章”。他说：“吾并非喜欢做那种哀情的小说，买人家几行眼泪，可吾满腔子里塞着的无非是悲思，无非是痛泪，提笔写来，自然满纸都是凄风苦雨。”①只要看他的小说的题目《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等，就知道他的小说

缠绵、悱恻，侧重于写“痴情”和“挚情”的被毁灭、被窒息、被践踏。不过再往深里窥探，“周郎”虽热衷于“哀”，但他更拜倒在“情”脚下。“情”是根，“哀”是情根上旺长的花叶。他说过：“世界上一个情字，真具着最大的魔力。”^③因此，他也会在情真意切的“感召”下，改变初衷，“做起这一篇圆满的小说，正不让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老套呢！”^④例如，周瘦鹃曾与画家丁悚合著过一篇《情天不老》，丁悚在篇末附志云：“瘦鹃平昔似抱有无穷之感，每为言情之作，多悲痛嗟杀之音，不以有情人双双置之死地不止。今者与予合草斯篇，竟曲徇予请。”^④周瘦鹃的“曲徇予请”之情，也在《新秋海棠》中又重复了一次。那是因为受其儿女的“赤子情”的恳切吁请，逼他又重蹈“老套”，将“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非现实公式，套到了秋海棠身上，使他死而复生，团圞圆满。宁慰“赤子”之心，甘背“生活”之律，因此，这也算是一种失真的矫情。请听他的子女和他一席对话。“秦家伯伯已决计把秋海棠杀死了，不见他在原书的《前言》中写道：‘连梅宝得以重见罗湘绮，已经太Dramatic了，如何还能让秋海棠死里逃生的做起封翁来呢？’现在您偏偏大发慈悲之心，设法将他救活，凡是看过《秋海棠》这部书和这本戏的，一定皆大欢喜，并且感激不尽。暂时您也不要给秦家伯伯知道，等到救活了秋海棠，出其不意的使他惊异一下，岂不有趣？”我没精打采地说道：“如此说来，你们要逼着我救活了秋海棠，将这故事写下去了？”他们不约而同的点头称是。”^⑤他终于为孩子们在看戏时的“泣不可仰”之“哀”所感召，动了忏悔的真“情”：“心想我年轻时写小说，十篇中倒有九篇是哀情作品，非将男女主角置之死地，不肯罢休，因此也赚了人家不少的眼泪，作孽得太大了。人到中年，应当修心补相，转变一下，救活了秋海棠，

使有情人得一个美满的结果，让那些流过眼泪的读者和观众一齐破涕为笑，倒也是功德无量的事。”^⑥

其实，在文学领域中，生离死别是个永恒的题材，各个阶级的作家都赋予种种“生离死别”以深浅不等的社会意义，或赐给种种“生离死别”以正确的或是谬误的答案。作者有时给读者的是“悲意”，但这“悲意”在读者心灵中掀起的是“纯真的美感”。通俗小说家更喜欢与这“生离死别”题材结不解之缘，除了会善于利用者外，有的甚至达到“滥用”的程度。在周瘦鹃这位哀情巨子笔端，有时为拆散而拆散，为痴情而徇情，还烙上封建道德的某些规范印记；但有些篇章是蕴蓄一定的积极内涵的，如《之子于归》、《十年守寡》等小说，反封建的色彩时有流露。我们认为，脱离了一定社会意义或缺乏生活哲理的“生离死别”和“欢笑团圆”的作品，是不符文学内在规律的发展的。

周瘦鹃的得失教训就在于此，而秦瘦鸥的追求探索的动力亦在于斯。

(二)

介绍了周瘦鹃对《秋海棠》的贡献和《新秋海棠》的成因之后，有必要进而对秦瘦鸥的《秋海棠》的三个主要版本，作些考订工作。

《秋海棠》最早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从1941年元旦“开场”至1942年2月3日“收梢”共332节，可称为第一版本。1942年7月由上海金城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将《申报》连载的十七章，增至十八章。《申报》上的《归宿》扩大为《也是一段叫关》和《归宿》两个章节，可称为第二版本。1944年桂林版和1980年江西版，均大体与第二版本无异。1957年，上

海文化出版社重印《秋海棠》时，作者作了小修补。如章节题目有变动，《归宿》改成《戏还在唱下去》等。在人物方面，对袁绍文和罗裕华这两位次要角色，作了某些调度。可称为第三版本。

值得提出的是这三个主要版本的最大不同处是结尾，也即秋海棠的死因。质言之，第一版本是病故，第二版本是自杀，第三版本是累死。简介如下：

《申报》连载时，作者在最后一节（332）写道：

湘绮直着双眼，在韩家父女和罗家母子的惊喊声中，勉强伸出右手去，在秋海棠的前额上抚摸了一下，更来不及哭出来，便也象梅宝一样的失了知觉。

需要有一个永久归宿的人，已在她们没有赶到之前，得到他的归宿了，所遗憾的仅仅是他没有来得及再看到那张十几年来，天天伴着他的照相上的人。

四十六年尘梦，秋海棠！（全书完）

这一版本的母女相认写得较为简单，相认后即驰车探病，可是秋海棠已一瞑不视了。这是非常生活化的真实的结局，也是非常老实的结局。悲是悲的，但悲得回味不浓。它有控诉力量，但控诉得太“朴实”。

不到半年，秦瘦鸥在出版单行本时，已改变初衷，形成了比较“艺术”的第二版本，内容是秋海棠阴楼自杀。秦瘦鸥自述构思意图：

作者就从环境上得到觉悟，无论如何不该让这一部所谓“长篇创作”跟时代离得太远，因此决定再在原有的主题以外，加上另一种专为激励并慰勉陷区同胞的意义进去。那就是把《秋海棠》写成整个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子，——拉不断斩不断的韧性——让他受到军阀的刺刀的宰割，破坏了他的美秀的容颜，切断了他的歌衫舞袖的生活，使他在极度苦

难之中，走回农村去，做一种我们中国人所最应该做，而且又是最伟大的工作——耕田；一面含垢忍辱的抚养他仅有的爱女梅宝——我们的第二代，使她终于重见天日，回到她母亲的怀抱中去，而丑恶的一面，则终于自趋毁灭——秋海棠的自杀。⑦

那就是说作者写尽了秋海棠的“韧性”和“美质”之后，当他确知爱女找到了湘绮之后，他所培育的“美的化身”有了归宿。而他自己却不愿将一个丑的外形、丑的躯壳献给罗湘绮，他毅然“自趋毁灭”。作者也许认为，这“自杀”也是他的“美质”的一个侧面。所以话剧《秋海棠》上演时，名演员“石挥在红氍毹上表演秋海棠临终的情状，记得他虽已受了重伤，却还能侃侃地说出‘血和泪’，‘人生的美’一番话来……”⑧这里，除了悲剧的意味之外，作者似乎还想阐发人生的哲理。对比第一版本的“生活的结局”，不妨称第二版本的艺术加工的结尾为“艺术的结局”。1957年的第三个版本，作者将结尾改成秋海棠累死在舞台上，这既是演戏的舞台，又是人生的舞台。

“湘绮，瞧瞧我这张脸！”

.....

“不……孩子，我要告诉你妈……就在这一张丑脸上……”秋海棠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急须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有……有着许多……东西，……军阀的枪杆，季……兆……雄的刺刀，……生……活……活的……的折磨……”

到这里，秋海棠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

.....

“湘绮，好好照顾梅宝！”

作者让秋海棠控诉和托孤，可称为“政治的结局”。这“生活化的结局”、“艺术化的结局”和“政治化的结局”究竟孰优

孰劣？除了第二版本容易引起争论之外，一、三都显得平平。但我们还是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它们都可以有“生的权力”。不过，如果弃异求同的话，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秋海棠必须去死。小说以“死”为结局，是秋海棠这一主角的必然归宿：“因为人生本是一幕大悲剧，惨痛的遭遇几乎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史上都有，而骨肉重圆，珠还合浦等一类的喜事，却只能偶然在春梦中做到，所以连梅宝的得以重见罗湘绮已经也太Dramatic了，如何还能让秋海棠死里逃生的做起封翁来呢？”^⑩在秦瘦鸥看来，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或是政治的需要，秋海棠是必死无疑的。其实，秦瘦鸥既然“罗曼蒂克”了第一步，无妨再“罗曼蒂克”第二步？第一步是母女相会，骨肉重圆；第二步则夫妻团栾，珠还合浦。有何不可？但秦瘦鸥“罗曼蒂克”了第一步，却坚决不肯再跨前半步。他或让母女赶到小旅馆的前一刻“令”秋海棠病逝，或让母女赶到小旅馆的前一刻“推”秋海棠跳楼……。在作者看来，“生离死别”四个字，只能解决一半，方是恰到好处。于是他让生离的母女会面，又让生离的夫妻死别。会面使读者叹赏，死别又使读者惋惜。作者一再调度读者的感情，而且本着“人生本是一幕大悲剧”这一原则立场去导演作品，这就必然是以秋海棠的死作结。

周瘦鹃的“硬把秋海棠救活”，和秦瘦鸥的不愿浪漫得太厉害和反对秋海棠做“封翁”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立”。这是朋友间的各抒己见的对立。四十年代见解不同。直到八十年代，秦瘦鸥还在捍卫自己昔日的观点。他说：“早年也有别人给《秋海棠》写过续篇，但都失败了。我认为第一是他们不熟悉这类题材，第二是他们硬把秋海棠救活过来，再当主角，这一情节缺乏真实感，所以读者接受不了。”^⑪那么究竟读者能否接受呢？不妨将《新秋海棠》印出来，好让读者客观地评断。

(三)

文学史上的“续作”和“翻案”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就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的，已能分出多种类别和层次。例如《水浒传》的“续作”之一的《荡寇志》，鲁迅指出它与《水浒传》“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领，非死即诛”。政治观是明显反动的。但艺术上却有可取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而《续金瓶梅》在意识形态上的缺陷，又是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这种果报轮回的落后迷信意识，是很不健康的。鲁迅认为《后西游记》的艺术性是十分拙劣的：“行文造事并逊，以吴承恩诗文之清绮推之，当非所作矣。”他所赏识的是《西游补》，“惟其造事造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可见，续作要超过优秀的原作，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象《西游补》等，在“续作”中可谓凤毛麟角了。

“续作”往往不及原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曾论及原因之一是：“我认为第一是他们不熟悉这类题材”，不如原作者的“驾轻就熟”。而张恨水对《啼笑因缘》的“续作”也持保留态度。当他“对读者打破一个哑谜——是否要做续集”时说：“凡是一种作品，无论剧本或小说，以致散文，都有适可而止的地位，不能乱续的。”最后，他“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①。可是当他挡不住别人去续作的潮头时，也只好自己来写《啼笑因缘续集》了：“原

书是我做的，当然书中人物，只有我知道最详细，别人的续著，也许是新翻别样花。”^⑫他自己的续集的结果是让沈凤喜病死，让关寿峰和关秀姑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战死沙场，最后的结尾是留学归来的樊家树与何丽娜对这三位死者的怀念和“野祭”。这部续集是“国难小说”的格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另一个目的是斩断了想为续集写续作者的后路。正如当时一位名叫“白露”的作者所说的：“全书主角，除了樊何外，都一死了事，使别人要想再续，无从着笔，很是狡狴！”^⑬

我们所选的惜红馆主的《续啼笑因缘》和徐哲身的《反啼笑因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续作”和“翻案”小说。《续啼笑因缘》是探索何丽娜与樊家树婚后的反目决裂，最后还是由病愈的沈凤喜和樊家树团圆的可能性。而《反啼笑因缘》则是探索关秀姑与樊家树结合的可能性。这样，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相参看，一场“一男三女”多角恋爱的各种可能的配搭，都一一拟出了答案与结局。三种可能性都循着三位执笔人的“理解”，成了各各书中的现实性。对我们读者来说，很象饶有兴趣地游览了三个园林。这些园林的亭台楼阁、湖石山林的材料大致相同，但由于三位建筑师布局结构、堆砌营造的风格迥异，因此值得进行一番比较。通过对这些园林格局匠心的“评头品足”，无形中提高了鉴别能力，知道艺术性还大有讲究，小说的品位有高下之别，格调有雅俗之分。比较这些小说也是学会欣赏作品的一条别开生面的渠道。

惜红馆主的创造力是极有限的，文字功力也属平常，但他的基本构思尚有合理因素。如此看来，他的“续作”还是从张恨水笔下的人物性格生发延伸开去的。他的合理依据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是经关氏父女的撮合，暗示樊何结合而告终的。但如果再深究一步，樊何联姻后的稳定性——也即白头偕老的可能

性究竟如何？是很可作进一层的探讨的。何丽娜生性活泼好动，她的养尊处优的环境，阔绰浮华的生活，是否会产生不稳的流变性。而婚后生活决不会象多角恋爱时那么刺激，那么浪漫。一个人对想得而暂时不能到手的东西总想千方百计去争得，一旦得到了也就会失去占有欲的冲动和吸引力。因此惜红馆主利用已知因素，将何丽娜性格中的爱慕虚荣和见异思迁的素质推向极致，使她与樊之间产生裂痕，另爱一个极善交际的留学生熊纪。

一部《续啼笑因缘》就是建筑在作者对何丽娜思想轨迹的变调设计之上：“自己这样的一副花容月貌，家中又是有财有势，嫁上家树这样一个男子，表面上虽是过得去。他也是一个大学高材生，自己爸爸又做着现任的财政总长，等他大学毕业后，凭着爸爸的面子，当然就好在政界里占个重要位置。不过我瞧他的人太老实了，样样事情，都带些儿迂气，不合现代的潮流，将来踏进了政界，恐怕不能干事，这就也是难的。”^⑭作者的基本构想是：“她本来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女子。当初她和樊家树结合，就是为看腻了活泼，要在活泼之中选老实；此刻既和樊家树作了夫妻，她又觉得家树太老实，要弃了老实再求活泼，熊纪刚刚合了她的脾胃。”^⑮

故事将如何发展下去呢？作者认为关秀姑的性格是定型了的，可塑性还在沈凤喜身上。这个估价是有一定道理的。关秀姑的义士心肠和一身侠骨，使她有成人之美的品格，而沈凤喜只要病体康复，她与樊家树的“破镜重圆”倒是顺理成章的。作这样的推理，也在人们预想之中，读者是不难接受的。如果说，惜红馆主的这些基本构想是可取的，那么在其他许多情节线索中，他没有恰如其分地融和这种构想于作品的血脉之中，以致留下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缺陷和破绽。

为了沈凤喜的康复，作者奇迹般地设计出一个怜香惜玉、温

柔体贴的“护花使者”自天而降，那就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风流倜傥，“翩翩少年”的青岛田将军。他花了大注金钱为沈凤喜治病。作者为了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波澜，又出了个山东最高军事长官夏长明。如果说田将军是穿了军装的樊家树，那么夏长明则是凶神恶煞刘国柱的复活再生。象田将军这类人物不仅缺乏真实感，而且此类情节架构也是对《啼笑因缘》的一种“抄袭”。沈凤喜要有好的结局，还得靠关氏父女的搭救，才使病体得以痊愈。这又是沿用《啼笑因缘》的路子与公式。

何丽娜爱上了熊纪，和樊家树离了婚，可熊纪的丈人是一方豪霸，将熊纪逼去成亲。而丽娜的父亲财政总长又遭倒台厄运，连私宅也被封掉，被迫逃亡天津租界。这一切对何丽娜刺激太深，她在“人财两空”之后，认定“人生若大梦”、“薄命如朝露”，以致出家为尼。惜红馆主设计的可能性虽然不是没有，但也太落俗套了。

樊沈结合后，作品从多方面强调要有“传宗接代”的使命感，沈凤喜果然不负重望，早生贵子，而且超额完成任务，生了双胞胎。在这样的大团圆中，作者还让樊家树冒了生命危险，到深山中去寻访关氏父女，历尽艰辛，如愿以偿。重逢之际，“秀姑早已哭不可仰，寿峰也是流泪不止”^⑤。作者似乎暗示出一个更为“圆满”的结局，以便让樊家树可以有“左拥右抱”的艳福。看到这里，也觉得作品的结局已落入“俗不可耐”的境界。

由此可见，《续啼笑因缘》的基本构想虽然有其可取之处，它的合理因素值得肯定，惜乎作者的艺术趣味不高，为了满足“大团圆”的陈见陋习，在通俗之中臚上了太多的庸俗笔调。张恨水担心和恐惧“别人的续者，也许是新翻别样花”，是怕得有理的。

(四)

反案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中的一个奇特品种。反案是指推翻前人的论断，别立新说。因此，在这里反案的意思是与翻案相通的。自古以来，所谓“翻案法”，是指“反其意而用之”。此类“翻案”小说所采用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的。它不同于“续作”，“续作”是立意于“续”，有其承续性。写“反案”的人本意就是为了“别出心裁”，以推翻前人在读者头脑中的“定见”为己任，所以翻得愈奇诡，反得愈彻底，愈显示自己能深得“反案”的个中三昧。反案小说的作者的手法与构思往往出人意料，别立新宗，千奇百怪的形式皆来自这一品种的自身的内在要求。

《反啼笑因缘》的作者徐哲身在鸳鸯蝴蝶派中是素负盛名的。他能从事言情、社会、武侠、侦探、宫闱、历史等类题材的通俗小说的写作，而《反啼笑因缘》则是他对反案品种的一种尝试。他真可算是多面手了。凭他的实际经验，他又从事“小说传播学”——也即开设小说函授学校。

说起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函授学校，在二十年代有《小说日报》的主编之一许廑父，在该报登载广告：“许廑父招收遥从弟子”^①。遥从即非面授学员，乃“遥相随从”，通过教师“遥控授业”者。不久张舍我在《红》杂志上登载招生广告：“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招生及章程”^②，张自任校长，聘请了一批教员，还有大批该派名流作“赞助员”，也即顾问一类人物。在广告中有“本校先行依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小说科校外办法编发讲义通信教授”等语句。

徐哲身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办“函授小说社”的后继者，按

天虚我生的建议，将徐哲身自己的小说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都作为课本去读。他的《反啼笑因缘》大概就是剖析《啼笑因缘》后别出心裁的实例了。

这部反案小说的宗旨是基本上取原作人物的性格而又力图挣脱原作的窠臼。作者想探索一种最无可能的可能性——关秀姑与樊家树的结合。这部“翻案”小说与惜红馆主的“续作”不同。《续啼笑因缘》的情节毕竟单纯，而《反啼笑因缘》的“哄哄热闹”的情节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作概括的。“反案”有时包容着先天的复杂性。去复述情节是纯属多余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看。这里要涉猎的是徐哲身的“反案”设计的模式。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则。

一、改变部分主人公的出身和家庭结构。例如将樊家树的环境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他生在上海一个富有的家庭中，父亲健在，生母逝世后有一刻薄的后娘，非要将其姨表姊眉香嫁给家树。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绮华却处处偏袒照顾他，为他挡住后母的淫威等等。他的奶公严老五是位侠义人物，严老五的挚友就是关寿峰。

二、对次要人物，他采用两法：一是改变次要人物的性格，甚至与原作判若两人。如表兄陶伯和，成了医院院长，又是一位寻花问柳的嗜好者。二是大量增加原书所无的生人，使情节脱离旧轨，达到别开生面的效应。

三、本故事情节与《啼笑因缘》详略颠倒。凡《啼笑因缘》详写者，徐哲身则淡淡描画，带笔而过；凡张恨水未尽情展开者，《反啼笑因缘》则渲染夸张，节外生枝。在两书的繁茂与简约的不同配方中求得独立。

徐哲身为了将樊家树与关秀姑拉扯到一起，就任意夸大关秀姑的本领，又编造了许多关秀姑拯救家树父母和眉香母女的离奇

情节，仍然成了两家的救命恩人。樊、顾两家原欲结秦晋之好，最后不得不因关秀姑的恩重如山而同意樊、关结合联亲。至此，关秀姑非要成为一个有神力的女侠不可，作品也因此大大增加了莫名其妙的“神奇性”，这就全赖于徐哲身施展他的不合情理的主观随意性。其败笔是非常刺目现眼的。樊家树与关秀姑不仅洞房花烛；而且突然在煞末时加上一个抗日的尾巴，说要组织义勇军北上云云。这部《反啼笑因缘》是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续集》出版于同一年（1933年）。也许就是受了张恨水《啼笑因缘续集》的影响，所以它的结尾是雷同而不是翻案。他们至少都以“啼笑救国”来结束自己的作品。

我们已经通过这三部小说的解剖，介绍了一种通俗文学中常见的小说品种；作为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我们是不能回避这种热闹的“习惯性动作”的。选取几部有代表性的成功的或是不成功的作品，窥探其中的规律性的构成法，是读者和研究者都会感兴趣的课题。

注释：

①② 周瘦鹃：《午夜鹃声》，1915年2月20日《礼拜六》第38期。

③ 周瘦鹃：《喜相逢》，1921年7月30日《礼拜六》第120期。

④ 丁悚：《情天不老》之附志，出处同①。

⑤⑥⑧ 周瘦鹃：《新秋海棠·弁言》，1943年4月1日《紫罗兰》

创刊号。

⑦ 秦瘦鸥：《秋海棠的移植》，《秋海棠》1944年桂林版。

⑨ 秦瘦鸥：《秋海棠·前言》，1942年7月上海金城图书公司版。

⑩ 秦瘦鸥：《〈梅宝〉从连载到单行本》，《小说纵横谈》1982年12月花城版。

⑪ 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啼笑因缘》1931年三友书社版。

⑫ 张恨水：《啼笑因缘续集·自序》，1933年三友书社版。

⑬ 说话人：《说话·八》，转引自《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⑭ 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第13回，1932年11月上海小说林书社版。

⑮ 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第14回。

⑯ 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第34回。

⑰ 1923年7月21日《小说日报》。

⑱ 1923年11月《红》杂志第2卷第13期。